



胆小鬼系列



YUAN SHI 怨室

朱琨◎著

充满诅咒的怨室，
在地下三尺发出不甘的哀鸣。
当心怀鬼胎的来访者闯入，
怨咒开始应验……
当友谊和爱情在阴谋中发霉、变质……
真相，你是否还敢触碰？

文学网站争先连载
千万读者极力热捧

庄秦、莲蓬、红娘子、王雨辰、公输然
众多知名悬疑作家联袂推荐

广西人民出版社



怨室

YUAN 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怨室 / 朱琨著.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19-06713-0

I. 怨…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146782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王晓雪
责任校对 唐柳娜 林晓明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713-0/I·1215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楔子 一	071
003	楔子 二	188
005	第一章 “鬼”楼	
020	第二章 诅咒	220
038	第三章 失踪	237
055	第四章 疑惑	222
071	第五章 秘密	266
086	第六章 绝望	128
104	第七章 逃亡	
121	第八章 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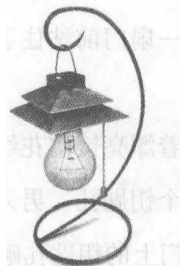


138	第九章	双匙	
155	第十章	谜案	
170	第十一章	端倪	00
188	第十二章	悲情	00
204	第十三章	绣花	00
220	第十四章	追忆	00
237	第十五章	惊变	00
252	第十六章	傀儡	00
266	第十七章	真相	00
281	尾声	六策	080

二卷 章二策 101

三卷 章八策 151

楔子



1988年2月16日，农历丁卯年癸丑月辛丑日。

凌晨，清冷的月光静静地照在新华街口那座哥特式白色小楼高耸的尖顶上，映出长长的影子。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踏着月色向小楼走来。阴影一直投射到他脚下，好像铺好了一条通向那个世界的道路一般。

他走得有些蹒跚，又不时停下来警惕地向四周看看，才继续前进。在小楼后面的一扇不起眼的侧门前，他停住了脚步。

他的脸色有些发白，白得像天上的月亮；他的手似乎在抖，抖得像寒风中的树梢；他的嘴唇在不停地嚅嗫着，发出的声音却连自己也听不明白。他蹲下身子，用那双发抖的手慢慢地从背上解下包袱放在地上，缓缓取出几样东西来：一对素烛、一沓纸钱和一道用朱砂画过的符。

上衣口袋里的火柴好像受了点潮，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蜡烛点燃。接着他又把纸钱放到被风吹得左右摇摆，泛着蓝色火苗的烛焰上，看着它们咆哮着化作飞灰四处飘零。最后，他念念有词地把那道符烧着，然后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磕过头的男人似乎信心倍增，站起身来也没有了来时的那种畏缩。他把包里的东西重新装好背上，然后猛然推开了面前黑色的木门。

门后面是通往小楼地下室的楼梯，一阵浓烈的陈腐味顺着门缝钻出，进入到男人的鼻孔中，渗进他的肺里，呛得他连打了几个喷嚏。不知道这里有多长时间没来过人了，他晃动着刚取出的手电小心翼翼地走了下去。

黑暗贪婪地吞噬着手电微弱的光芒，男人沿着堆积如山的杂物过道蹒跚地走到地下室深处，又在一扇门前站住了。他紧紧地注视着前方，眼神中充满了未知的恐惧。

这是一扇雕刻着漂亮镂空花纹的褐色木门，古朴厚重。与众不同的是这扇门的上面有并排着的两个钥匙孔。男人从包袱里取出一把沉重的大斧头，脸上带着狰狞的表情抡起斧头向门上的钥匙孔砸去。

“当”的声音过后，门上的钥匙孔丝毫无损。

“当、当、当……”男人用力挥动着斧头，钥匙孔开始逐渐变形。

男人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抹了把额头上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劳累而流出的汗水，又准备砸另一个钥匙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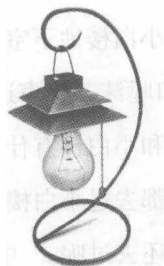
不过他手中的斧头没来得及再挥动，脸上的笑容就突然凝固住了。只见他的神情霍然紧张起来，表情变得像一只遇见恶狼的绵羊。他扔下手中的斧头，哆嗦着双手取出一柄匕首拿在手里，向黑暗的空中激动地挥舞着。

万籁俱寂，没有任何动静。

“啊——”男人发出一声响彻暗夜的哀号，带着无限悲伤将手中的匕首向自己脖子划去。

鲜血喷涌，他的身体沉重地倒在了地上。

楔子 二



华灯初上，寒风中的小白楼显得有些孤单，又有些寂寞。街上行人寥寥，大都神色匆匆。

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从小白楼地下室出来，脸上还挂着些许忧愁。他快步来到停在路边的北京吉普车跟前，转身望了一眼夜幕中的楼影，轻轻地叹了口气。

他的车速不快，却开得不甚平稳。男人拼命地摇了摇头，双手抓紧了方向盘。不过转眼之间他就瞪圆了双眼，身体战栗着，脸上的神色也由平缓过渡到高度恐惧。

车速加快！

车速更快！

车速极快！

北京吉普车已经到了可以达到的极限速度，像一发出膛的炮弹般撞向马路尽头的红墙，那是一堵家属楼大院的外墙。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看到汽车向高墙疾驶而去。

墙内，一群人浑然不知道危险已至近前，兀自围着一个秃顶的白须老人聊天。老人有六十七八岁，正唾沫星四溅地说得起劲：“我不骗你们，小白楼地下室里真

的闹鬼。”

“张大爷又在这儿宣扬封建迷信了。”一个中年汉子嘲笑道。

“迷信？”被叫做张大爷的老头有些不屑地看了一眼中年汉子，冷冷地反驳道，“你知道啥，已经有好几个人死了，其中还有一对夫妻。”

“他们都是死在小白楼地下室的？”中年汉子疑惑地问。

张大爷咽了一口唾沫，轻声道：“那倒不是，听说有几个人是在家里自杀的。”

“那不就完了，和小白楼有什么关系？”

“不过他们死前都去过小白楼的地下室。”张大爷心有不甘地解释道。

“那算什么，我还去过呢。”中年汉子嘿嘿地笑着。

“高大个，你去过小白楼地下室？”旁边另一个中年人满面狐疑地问道。

“那当然。”高大个自豪地拍了拍胸脯，补充说，“前几天还是我发现那个死人的呢，就是在供销公司工作的那个。”

“那你可要小心点了。”张大爷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道，“去过那里的人都活不了，听说公安局都把这案子封了，不让查。”

高大个又冷笑了一声，说：“根本没那个事，我说张大爷您别老宣扬这些东西好不好？从小白楼建好到现在多少人去过地下室，难道都死了？而且传说那里闹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这几天才听说下去的人就得死？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嘛。”

“谁说这两天才听说？”张大爷激动地摇着头，从座位上站起来，“原来……”

“轰——”一阵惊天动地的声响，打断了他的话。只见外墙轰然倒塌，一辆露出头的吉普车被砸成了一团废铁。一时间砖石乱飞，落到了人群中。

“高大个，你怎么了？”中年人扶起被一块红砖砸中后脑昏迷的高大个，摇晃着高声叫喊。

“他死了！”不知道谁惊慌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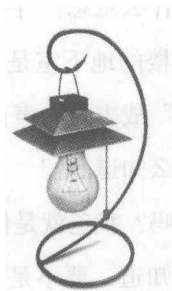
“快救车里的人！”又有人叫着，乱成了一团。

有几个人跑到吉普车跟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变形的车门。

一顶警帽随着汩汩流出的鲜血而滚落出来。

远处，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地渐渐清晰起来……

第一章 “鬼”楼



“这酒店好漂亮啊!”

白方望着眼前翻修一新的白色小楼，发出由衷的感叹。说真的，他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建筑，“金都海鲜大酒店”七个金灿灿的大字在早上九点钟的晨光下反射着夺目的光芒。身边的战志强看了他一眼，慢悠悠地说：“那当然了，这可是典型的欧洲哥特式建筑，在整个塞北市也没几座，何况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楼。如果不是供销公司破产的话，这楼还会孤单地矗立在喧嚣的新华街口，不知道多少少年呢……”

“看把你美的，好像这楼是你的一样。”白方回敬了他一句。战志强哪都好，就是这种看什么都好的感觉，让白方有点受不了。战志强有时候甚至过于投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看到什么好东西都会感觉这东西属于他自己。其实他还不是和自己一样，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否则他们也不会来这儿打工了。

战志强齜着黄板牙笑了笑，然后故作神秘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上班吗?”

白方愣了一下，道：“我也一直在奇怪呢，来学校招人的公司有那么多家，有的待遇更好一些，你为什么选中这里？还非要拉我和你一块来。”

“因为这座楼是鬼楼！”战志强压低了声音说道。

“鬼楼？什么意思？”白方吓了一跳。

“听说这楼的地下室是个禁区，进去的人出来后必死无疑。二十年前这里曾经死过很多人。”战志强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干涩。

“那你怎么知道的？”

“你忘了吗？我爸就是供销公司的。”

“我当然知道，要不是供销公司倒闭，你爸下岗，你也不至于来这儿实习吧？”白方嬉笑地说。

“这是两回事，我爸说我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来‘金都’，即使来了‘金都’也决不能去那个地下室。”

“那你不是来了吗？”

“那当然，我还一定要去地下室看看呢。”战志强扬起胖胖的脑袋，有些得意地说道。

白方望着战志强白皙的面孔上显露出的一副玩世不恭的笑容，正颜道：“我说你可别瞎惹事，既然你爸不让你去一定有他的道理。”

“算了吧，你怎么和我爸一个腔调，不就比我大两岁嘛。再说了，地下室早就封了，正门也改了。我现在想去都找不到入口在哪儿了。”他停顿了一下，用略带神秘的声音悄悄说道，“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地下室还是有必要去看看的。”说完，战志强拉起白方，不由分说地就往酒楼里走去。

身边陆续走过前去报到的同事，白方无意间一瞥，发现不远处有一双漂亮的眸子正静静地盯着他们。

是个女孩，一个美丽的女孩。

白方从女孩的眼睛里读到了一种未知的哀怨和深深的迷茫。

她是谁？为什么给人的感觉这么特别？一瞬间，白方的内心深处荡起一片涟漪。



漪，又仿佛被一把大锤重重地敲击了一下。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像烈焰般在他身体里猛然沸腾起来，烧得他整个人如木雕泥塑般痴痴呆呆，紧紧盯着女孩的双眼里险些冒出火来。他的脑海中开始充斥着—一个身着白色衣裙的女人模糊的影子。他也不清楚这个从自己记事开始，就不时出现在脑海中的影子到底是哪里来的，但她带给自己的印象和影响却甚为深刻。他从来没有在梦中看清过她的样子，但现在他分明能真切地感觉到她与远处那个有着漂亮眸子的女孩是那么相似。

每个少年都有憧憬中的梦中情人，那是属于他们自己心灵深处永远的秘密。可是又会有谁在生活中见过她？当梦中情人站在白方面前时，他已经被征服了。似乎从这一刻开始就改变了他命运的轨道。

女孩看来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秀美的面庞上镶嵌着精致的五官，高挑的身材，剪着齐耳短发。穿着一身得体的白色套裙，正在望着他们微微地笑着。见到两人注意她，她很大方地走到他们面前：“快去报到吧，听说今天要开会呢。”声音不高而悦耳动听。

战志强也有些看呆了，他的脑子里远没有白方想得那么复杂，仅有一个字不停地充斥着——美！一种只有在梦中才能看到的美，如刚出水的荷花般清新淡雅。

“你好，怎么称呼？你也是今天第一天上班？”战志强把白方拉到身后，冲着女孩挤出一脸灿烂的笑容。

女孩微笑地点了点头，说道：“你好，我叫成小华，是迎宾部的咨客。”说着很大方地向战志强伸出了右手。

战志强在慌忙中也伸手和她握了一下，道：“我叫战志强，这是我朋友白方。我们是楼面部的。”

白方没有说话，他呆呆地注视着成小华，心底还被那种奇妙的感觉占据着，就像被晚风吹动起涟漪的河塘，又像有一束蒿草在缓缓地拨弄着他的心房。一时间整个人都为之一震，原来这个女孩的杀伤力是如此恐怖，甚至在瞬时就能让他为之赴汤蹈火。不过这些现在还只是在白方的心里一闪而过。

“我们先进去报到吧。晚上你们有时间吗？我想请你们去喝咖啡。”成小华笑道。

“啊？”白方和战志强同时吃了一惊，互相看了一眼，又充满疑惑地望着成小华。她的话让两人有些措手不及，但她的笑容美丽且真实，没有丝毫虚伪的成分。他们之间认识还不到一分钟，她就要请他们喝咖啡，这也太不正常了吧？难道她看上我们之中的某一位？那她为什么不单独约他呢？白方想到这儿望了一眼战志强，发现他的脸上写着同样的困惑。

“你们不愿意吗？”成小华秀眉轻蹙，追问道。

“没有，没有，我们愿意。什么时间，在哪？”战志强抢着说。

成小华仰着头想了一下，说：“晚上八点吧，我在察哈尔大厦一楼星巴克等你们。”

察哈尔大厦坐落在塞北市中心的清水河畔。吃过晚饭，白方和战志强正坐在一楼星巴克咖啡厅靠窗的位置上，享受着从河边吹来的秋日晚风，两个人有点心怀鬼胎地等待着成小华的到来。

“你说她为什么要约咱俩？”战志强喝着摩卡咖啡问白方。

白方端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说：“八成是看上你了吧。”

“嗯，还真有可能。”战志强半开玩笑地说道。不过看样子他好像已经开始憧憬美好的未来了。

白方没有说话，鼻子里淡淡地哼了一声。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成小华银铃般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白方看到她换了一套可爱的粉红色套裙，显得青春活泼。她冲他们笑着，坐到位子上要了一杯拿铁咖啡，然后说：“我把你们找来是想和你们聊一下小白楼地下室的事。”

“小白楼地下室？”白方反问了一句。

“就是你们白天说的，咱们酒店地下室的事情。”

战志强听她说起地下室，神色开始庄重起来。他摩挲着咖啡杯，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也是说着玩的，没想到让你听到了。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很多人都听到了，为什么只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和我没关系，我



就不约你们出来了，我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成小华提高了声音，神情严肃地说道。

“什么事？”

“这是我的私事。”她的态度非常坚决，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特的光芒，似乎可以穿透他们的心。

白方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目光，大胆且充满了挑战。他被看得不安起来，在他有限的二十五年人生经历中所遇到的女性着实不多，更从来没见过这样充满野性的女孩。她像百慕大三角一样充满了神秘，刚才还是笑容可掬，转眼就声色俱厉。一瞬间，那种奇妙的感觉又翻滚而来，它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莫名地化作千万支钢针，轻轻地挑拨着他懵懂悸动的心。他喘口气，低下头，开始改用眼角偷偷地瞟成小华。

战志强似乎也被成小华的强势吓了一跳，他停顿了一下，道：“我只知道那个地下室是个充满恐怖传说的地方，只要去过的人不超过十天都会死。”

成小华冷冷地一笑，问道：“那你呢？到今天是第几天了？”

白方惊讶地发现成小华话音刚落战志强的身体就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二

战志强是白方最好的朋友。至今白方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小学五年级时那段记忆犹新的岁月。那时候的他，生命中除了悲伤和孤独外一无所有，每天自己像被束缚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套子中，默默地忍受着别人的冷嘲热讽。在同学们眼中，这个天天被老师骂的家伙根本就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又是那样懦弱，也没有丝毫让人同情的必要。

终于有一天，白方的愤怒像沉积许久的火山一样爆发了，与他大打出手的是几乎全班的男同学。但，战志强是个例外。那天战志强没像从前一样默默地袖手旁观，而是选择站到了白方的身边。多年以后白方还问过战志强，对他那天的行为感到非常不解。因为那样他会和全班同学为敌，以至于最后陪着白方一起挨打。而战志强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告诉他：“我不能忍受欺负弱者的行为。”

“我是弱者吗？”虽然白方很不情愿接受这个称号，但客观事实决定了即使未来他变得再强，也无法抹去曾经的耻辱。这是他最不愿意提及的历史，也是他从自卑向自强转化的唯一动力。从那以后，他们俩一直在一起：初中、高中、大学。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甚至在外人眼中更像是一对同性恋。

可是如今，他对这个挚友突然间产生了一丝陌生的感觉。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执意要自己和他一同选择来金都海鲜大酒店工作，还是瞒着自己调查甚至去过那个可怕的地下室？他为什么对它的兴趣如此之大？又为什么要对自己守口如瓶？在白方的记忆中战志强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如此认真过。

战志强当然不知道白方的心思，他望着成小华幽幽地说道：“我还没有进过地下室。”

“你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是吗？”成小华的声音变得温柔了，但语气仍然咄咄逼人。

“你到底都知道什么？”战志强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

“那你又知道什么？”

“我有我的理由。”战志强答非所问。

“我想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成小华紧紧盯着战志强，似乎要看出什么玄机一样。

白方没有完全明白他们二人对话的意思，不过他发现战志强眉头紧皱，脑门上也出了不少汗珠。

一时无语，三人都静静地坐着。

过了许久，战志强忽然笑了：“原来你早就盯上我了。”

成小华也微微一笑，端起杯子啜了一口咖啡，说道：“那倒不是，我今天早上也是无意中听到你们对话的。也算无巧不成书吧。不过，我倒是真想了解一下这个恐怖的地下室呢。”说着，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似乎根本没有把那个致命的地方放在眼里。

“你真聪明，让你一猜就中。我虽然没有下去，但不代表没有这个想法。”战志强接着道，“其实我早就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了。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了解情



况的人又不是很多，所以很艰难。后来我才了解了一点情况：据说小白楼的这个地下室在二十年前神秘地死过很多人，被市公安局查封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一直没有再查下去，就成了悬案。前几年供销公司把它卖给了金都集团，由金都集团改造成了酒店。地下室入口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入口在酒店仓库的后面。”

“看来我真没有找错人，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看看啊？”成小华轻松地说道。

本来白方听战志强说没有去过小白楼地下室后略松了一口气，这会儿听成小华的意思要和战志强一起去这个传言中可怕的地方，心又提了上来。他连忙插嘴道：“先等等，我觉得无风不起浪。既然以前那里死过不少人，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还是从长计议好一些。”

战志强看了白方一眼，对他非常轻微地摇了摇头，然后对成小华说：“第一次去报到的时候我已经看清楚了。虽然地下室的入口早就用铁链锁上了，但因为年头久了所以锈得很厉害，所以要打开并不是难事。”

成小华点头，然后笑道：“嗯，小白楼地下室闹鬼的传闻已经流传很久了，否则金都集团也不会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拿下小白楼。也不知道对咱们酒店将来的生意有没有影响。”

“应该不会吧，毕竟仅仅是吃饭，又没有住宿。再说了，没准儿这还能成酒店一个宣传的噱头呢。”

“那先这样吧，我还有事得先走了。”成小华站起身，回头对战志强嫣然一笑，道，“我可是行动的一员哦！定了时间通知我。”

战志强用带着些许神秘的眼神望着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白方紧蹙着眉头问战志强：“你真的要去？”

“是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是你个人的事情还答应她干什么？也不提前跟我说。”白方心直口快的脾气又涌了上来，他觉得和战志强没有必要拐弯抹角。

“她和我有相同的苦衷和目的，虽然我还不清楚具体的内容。”战志强望着远处霓虹灯闪烁的清河水畔，声音变得低沉有力。

“苦衷？目的？”白方感觉眼前的这个挚友变得更加陌生起来，现在的他是那样的让人难以理解。

战志强抬起头来，望着满面迷茫的白方，用略带歉意的口吻说道：“其实我一开始来金都海鲜大酒店就是有目的的。我没有对你直说，因为怕你不赞成我这么做。”

“难道我现在就赞成了？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这太不够意思了。”白方愤愤地嘟囔着。

“你别急，我没有料到会冒出个成小华。”

“如果她不出现你还会瞒着我吧？甚至到你从那个地下室出来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我才能知道？”白方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他不能忍受一个好朋友对自己有这样的隐瞒行为，明知道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即使去也得和他商量一下吧？毕竟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否则要是一般的关系他也没有必要发这么大的脾气，甚至别人还会拿他当神经病看待。

战志强理解白方的心情，也知道从两个人的关系来看，自己做得似乎有些过分，于是笑着解释道：“算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现在告诉你还不晚吧？”

“说吧！我听听你们所谓‘可怕’、‘诡异’和‘恐怖’的地方到底有什么秘密。”

战志强仰起头望着头顶上漂亮的欧式吊灯，缓缓地说道：“你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的，我有一个当警察的舅舅吗？”

“就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的那个？”

“是的，他叫李军。在我四岁那年他就去世了，而且他死得异常离奇。”

白方注意到这时候战志强的眼中流露出一种哀伤，那是和他性格完全不同的极度哀伤，似乎他已经在一种莫名力量的驱使下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个在白方十几年的记忆中完全不同的战志强。

“我对我舅舅了解得不多，但印象非常深。”他用那种哀伤低沉的声音继续说